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墨子

閒話

上

新編諸子集成

墨子閒詁

上

〔清〕孫詒讓撰
孫啟治點校

中華書局

前言

墨子是研究先秦墨家學派及其創始人墨子思想學說的重要著作，內容主要記載墨子的言論與活動。還有一部分涉及邏輯學、自然科學的論述，是後期墨家著作。書中也摻入了一些後人偽作，如親士、脩身等篇即是。至於書中談論守城拒敵方法的篇文，容或有漢人文字羨入，但大體保存了一些墨家的守城技術與方法〔一〕。總之，墨子是先秦諸子書中內容最爲豐富的著作之一。

墨子名翟，生卒年於史無載。根據清代及近代學者研究，他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時代略後於孔子。至其籍貫，載記說法不一，一般認爲他是魯國人〔三〕。

墨子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兼愛」，即一視同仁地愛一切人〔三〕。由於主張兼愛，必然導致他的「非攻」思想，反對一切侵伐別國的戰爭，不僅口頭反對，而且付諸行動，積極講究守城禦敵的方法。他又反對貴族生活的奢侈化，提倡節省財力，減輕下層勞作者的負擔，於是導致他的「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而儒家的繁文縟禮、厚葬久喪正是耗費

財物人力的因素之一，於是導致他的「非儒」思想。他還提出「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主張用人唯賢是舉，不偏黨父兄親貴。他的「爲賢之道」是什麼呢？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見本書兼愛下篇），換句話說也就是實行「兼愛」。他提出，自百姓、里長、鄉長、國君直至最高統治者天子，由下而上層層服從，都要遵守同一個最高準則，即他所謂的「天志」，而這個上天的意志不是別的，正是他自己「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的神格化。最後，不論是他宣揚鬼神能賞善罰暴的「明鬼」思想，還是認爲國家的治亂興亡、個人的貧富榮辱都非命裏所定的「非命」思想，目的都在告誡統治者勤政行善。

墨家學派與先秦其他學派一樣，是在一定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春秋至戰國以來，周天子的獨尊地位日益衰落，漸至有名無實。隨着代表王權的禮樂制度大壞，王權的觀念早已淡化。當其時，諸侯割據爲政，羣龍無首，弱肉強食。歷史正向割據者提出問題：怎樣才能生存自強？於是在這個舊秩序已壞、新秩序未立的權威空白時代，社會各階層都想說出自己的話。於是反映不同階層利益和思想情緒的各種政治與人生觀的學說，便隨同其代表人物應運而生，形成「百家爭鳴」的思想活躍局面。墨子的思想反映了社會下層的願望，因之受到佔社會大多數的人羣的歡迎。所以墨學能够與儒學一起，成爲戰國時期最有聲望的兩大學派〔四〕。

然而秦漢以後，王權重新建立，儒學因能適應中央集權的新秩序而空前發展，墨學則完全不能適應。本來，歷史上任何時代，愈是能反映社會下層利益的學說，其空想成分就愈多。「兼愛」自然是空想，簡單地說是社會制度不容，根本上說是社會生產力還達不到實行「兼愛」的要求。墨學在權威空白時代可以少干擾地主要流行於下層，一旦王權建立並鞏固，在一個從制度上、觀念上把人分成等級的統一社會中，「兼愛」的空想性質就更明顯，而宣傳這個空想是統治者不能接受的。墨子提出的不分等級地用人、節儉省用等主張，也是統治者做不到的。所以秦漢以後，墨學畢竟不適合封建統治需要，終於衰落下去。

墨學是先秦諸子學中唯一反映下層利益、反貴族化最鮮明的學說。墨學雖有空想成分，但其書的說理過程有很強邏輯性，尤其在經、說、大取、小取等六篇中已歸納成理論。墨學又是最重實踐的學說，在上述六篇中可以看到有關力學、光學、幾何學等論述，而在論城守諸篇中可以看出這些學科的應用。這些，在古代尤其先秦著作中並不多見。所以要了解、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學史、軍事工程學及邏輯學，都要涉及到墨子這部書。

由於歷代統治者不提倡墨學，自秦漢直至清代中葉，二千多年來研究墨子的人很少。先秦各大學派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有唐宋以上人作的舊注，唯獨墨子無舊注〔五〕。據漢書藝文志，漢代墨子尚存七十一篇，今本則爲五十三篇。且不僅篇文有亡佚，該書因少有人研

究，所以在鈔、刻流傳中產生的譌誤就難得到糾正，尤其經、說、大取、小取及論城守諸篇錯謬嚴重，幾至不能句讀者。

畢沅是清代首先整理墨子全書的人〔六〕。他以明道藏本爲底本，參校了幾種明刻本及傳注、類書的引文，校正一些錯字，並作簡要注釋，刊布於乾隆四十八年。畢氏的工作雖疏漏不少，但此書經他一番整理並加刊布，爲後人進一步研讀、整理打下了基礎。自畢刻通行，清儒始注意研讀墨子，樸學名家如王念孫、引之父子及俞樾諸人均就畢刻進行研究，頗多成績。然而他們做的都是札記工作，並未通治全書。最後，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以其覃思十年之功，考校文字，徵引文獻，訓詁名物，兼採王俞等十餘家之說，撰墨子閒詁十卷及目錄、附錄、後語凡四卷，初以活字印行，至宣統二年刊布定本。梁啟超評孫氏此書說：「蓋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過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以此書爲第一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一高度評價，大致公允。墨子閒詁不僅是清代墨學研究的總結，更是推動近代以來墨學研究空前發展的先導。孫詒讓著作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推此書。

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號籀齋（廬），浙江瑞安人。他精於考據之學，在文字學、訓詁學方面功底深厚，爲晚清著名學者。一生著述宏富，已刊定的即有二十

多種，其中以墨子閒詁、周禮正義、札迻最爲稱著。此外，他研治金文、甲骨文亦有成就，所著名原，爲後來古文字研究習用的「偏傍分析法」之開派性著作。所著契文舉例，則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甲骨文研究專著。

在孫詒讓之前，學者已就畢刻本做了不少校釋工作，因而墨子閒詁得以在踏實的基礎上進行。孫氏本就精通校勘訓詁，又諳熟古文獻，所以他能歸納衆家校說，取長補短，融會貫通到全書的注釋中去，正如黃紹箕跋中所說，「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闕略」。孫氏以其深厚的經學、小學、古文字學功底，校正了本書不少訛誤，往往發人所未發，多爲後人視爲定論。例如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湯說已見上文，而誓命並不見上文，此處從何提起？校釋者多不能明。孫氏謂「誓命」當依上文作「禹誓」，因「禹」字古文作「𠂔」，與「命」字形似而訛，後人不悟，臆乙「命誓」爲「誓命」。按孫說甚是。三體石經（品字式）書益稷之「禹」字古體作「𠂔」，隸變作「𠂔」（漢書藝文志）、「𠂔」（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均與「命」或其六朝別體「𠂔」（北齊成世猷造像）相似。又如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云云，以往校釋者都放過「術令」二字不置一辭。而孫氏指出術令即尚書逸篇說命，「術」與「說」、「命」與「令」皆音近相通，引禮記緇衣「術令」作「兑命」爲證。按孫說是。古文「命」、「令」本爲一字。「術」從「术」得聲，「說」從「兑」得聲，皆舌音字，一聲之轉。

史記南越列傳「不可以說好語人見」，索隱「說」作「悅」，云「漢書作『怵』」，亦足證孫說。他如兼愛中之「召之邸」即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昭餘祁」，非攻中之「不著何」即逸周書王會篇之「不屠何」，非攻下「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之「若瑾」乃「奉珪」之誤，耕柱篇「菴新雉已」今本訛作「翁難乙」等等，皆言之有據。大抵溯其籀篆變遷之源以還舊觀，循其聲音通轉之理以揭本字，發滯解疑，類此者所在多多。

墨子閒詁主要不足之處，是孫氏寫書時能看到的墨子版本很少，除以畢刻爲底本外，僅據明吳寬殘鈔本、道藏本、日本寶曆本殘帙等參校。而道藏本尚未見原書，僅據顧廣圻等人寫的校記。孫氏所見異本既很有限，以至畢刻的文字訛誤往往爲閒詁所承襲而未糾正。例如七患篇「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俞樾說「疾」字當作「寡」。孫謂俞說未確，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憑空增出「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不知作「疾」者乃畢刻誤字，墨子各本均作「寡」。孫因限於版本缺乏，判斷失誤。以他的才識，倘當時能多見異本，其書成就可更大。近代以來，墨學研究經歷了空前發展時期，尤其對經、說、大取、小取六篇的研究，已有多種專著問世，超過了孫書的成就。至於通治全書，近人吳毓江的墨子校注完全可以同孫書媲美，在蒐集版本異文、考訂文字方面比孫氏更進一步。但作爲一部集清代墨學大成的彙解性質的書，孫書保存了豐富的資料，

近代著作無一不是在孫書的基礎上完成的。所以孫書仍然是注釋墨子的代表著作，爲研究者所必需參考。

墨子閒詁的定本刊刻於清宣統二年，以後出版的影印、排印本均據宣統本。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新的標點本。我在整理吳毓江墨子校注時，發現新版墨子閒詁中標點訛誤及文字失校處頗多，遂匯爲一編，寄交中華書局。於是中華書局約我重新點校此書，這裏有兩點要向讀者交待：

一、本書以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清宣統二年刊定本墨子閒詁爲底本，畢沅校刻墨子爲主校本，道藏等本爲參校本。宣統本刻錯的字，凡有版本依據的，則改正並出校記；無版本依據的，除個別明顯版刻錯字外，一仍其舊，但出校記說明。對於孫氏引用各書或他人之說者，均取原書對勘，若有訛誤之處則據以訂正，亦出校記說明。

二、正文各篇多有以「子墨子言曰」起首，有的篇中還連續出現「子墨子言曰」，基本上是墨家弟子記載或轉述墨子的思想言論。這次標點，「子墨子言曰」下祇加冒號，不加引號。文中自設問答、或與假設的對立面問答之辭，凡起訖易明的，也不加引號。但文中明確引書及他人言論，則加引號。這樣做是爲了避免正文中單、雙引號出現太

頻繁，徒然亂人眼目而實無必要。至於「子墨子言曰」下的文字哪些可認作是墨子的言論，哪些是後人滲入的議論，是學術觀點問題。本書施加標點，僅有助於文意顯豁，屬技術問題而已。

古籍點校頭緒紛拏，整理工作的失誤在所難免，讀者指正是荷。

一九九八年四月 孫啟治

〔一〕墨子各篇時代及真偽，參看本書有關各篇的題注及孫詒讓自序。又吳毓江墨子校注附墨子各篇真偽考，彙集清代及近代學者的研究，大體已有結論，可以參看。

〔二〕參看本書後語上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又吳毓江墨子校注附墨子姓氏生地考，彙集資料較多，也可參看。

〔三〕孟子滕文公上、告子下及呂氏春秋不二談到墨子，均說他「兼愛」、「貴兼」。孟子批評墨子最爲激烈，斥之爲「禽獸」，所指的也是「兼愛」，可見都把「兼愛」看作墨子的最具代表性觀點。

〔四〕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顯」即顯赫的意思。孟子滕文公下也說「墨翟之言盈天下」。

〔五〕西晉時，魯勝曾注墨辯（即經說四篇），見晉書卷九十四。又通志藝文略載樂臺注墨子三卷。二人均非通注全書，其注今亦不傳。

〔六〕清汪中也有墨子校本（見述學墨子序），早於畢氏，但此書未流傳，大概未刊行。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岬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七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悌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

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鑿。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剡通涂徑，多所謚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臧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歷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

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

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擘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尚同篇引術令，即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尚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虐池之瀆」，「召之邸」，即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即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即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憬，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即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即周禮誓

族氏之「哲」。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慳貽繆，不可究詰矣。耕柱二篇「夏后啓使苾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斲」即「噬」之籀文，亦即伯益，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苾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脫「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幘」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脫之文，舊校精塙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箸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悒，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

〔二〕「耕柱」，原誤「公孟」，據本書改。

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瑯，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贗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遙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澐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繫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剏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宓，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闔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掣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